



上海市著名商标

2016年9月28日~10月11日

申江服务导报·第980、981期



10月26日至29日,2016中国(上海)国际乐器展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,精品云集,名家荟萃。其中将在“华乐国际论坛”上参加“琵琶现代时”环节的赵聪尤为引人注目,这回她又将带给观众怎样不同的体验呢?

赵聪 琴音点亮西湖

责任编辑:宣晶|文:《申》报记者 宣晶 实习生 樊佳慧|图:本报资料|设计:李敏岚

随着赵聪的指尖弹拨,一曲清亮的《春江花月夜》拉开了G20峰会文艺演出《最忆是杭州》的序幕。她每弹拨一下,静谧的西湖上便亮起一盏灯,直到七彩霓虹点亮一片湖光山色。这位中央民族乐团琵琶独奏演员、声部首席,惊艳了全世界!

两把名琴各有千秋

赵聪告诉记者,接到导演组邀请,大概是演出前三个月左右。排练时,开场曲原本叫“《春江》+《采茶》”,两者是无缝连接的。用一把琵琶开场,对她挑战挺大。“不是那种温文尔雅的传统演出,而是需要气场宏大,感觉饱满,要能支撑起这么一场重大的音乐会。”

《申》报: G20 演出的那首开场曲《春江花月夜》真是美妙,这次弹奏跟以往有什么不同?

赵聪:《春江花月夜》是我最喜爱的曲子之一,每次弹起它都觉得无限美好。它经过历史的洗礼,大浪淘沙剩下的一定是最美的旋律。当天现场演奏的曲子改动非常大。虽然电视观众看不到,但实际上各国元首看见的场景是——我是用手指点亮每一盏灯。我每弹一下琵琶就会亮起一盏灯,依次照亮一段湖、一翼亭、一座山……随着弹奏越来越快、越来越密,整个西湖是被点亮了。

《申》报: 第二支曲子是《采茶舞曲》,你这么—一个北方姑娘对江南民俗有什么感悟?

赵聪:我生在吉林,祖籍是北京,但我的母亲是上海人。我外公是上海人,舅舅到现在还住上海那边。外婆是四川人,爷爷是北京人,奶奶是山东人,中国文化可能在我这里会融合得比较好。《采茶舞曲》不光有南方的温婉,还很活泼,再加上现场舞蹈,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。为此,我用到许多推拉吟揉,那是非常地道的江南味道,让各国元首能听到不同的中国乐曲。

《申》报: 演出那天你选用琵琶,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?

赵聪:实际上去杭州我带了两把琵琶,各有千秋。一把是金星紫檀,从上到下不刷漆的一整块,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慧灵天星。室内录音就用它,制成国礼送给元首们留念。西湖一下雨就潮,不刷漆的琴受潮后,琴轴容易跑弦。所以,当晚演出要保证质量,就用了另一把琵琶。那把琴由琵琶大师满瑞兴制作,是小叶紫檀的,刷上漆,音色也非常非常好啊!

练琴就像入定禅修

6岁习琴,赵聪一路都走得很顺。“大家给过我各式各样的头衔,各式各样的说法,但我却最喜欢最早的第一个描述——行者。”赵聪说:“一个音乐家总是在路上寻求对自我的突破,有创新才有我存在的意义。”

《申》报: 你是怎么和琵琶结下不解之缘的?

赵聪:我出生于音乐世家,父母都是搞音乐的。尤其是我母亲,大概怀我的时候就一直弹琵琶,我可能是为琵琶而生的吧。练琴过程中没有任何痛苦,永远拿起琴就是开心。如果我有一点头疼脑热呀,弹弹琴就好了。小时候经常练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啊,从来没觉得困。如果太累会去打羽毛球,会对腰和颈椎都是缓解。其实,练琴就像入定、禅修的状态,需要非常投入一件事情。

《申》报: 出生于音乐世家,对于你而言有什么帮助吗?

赵聪:很多时候到了高级层面,可能就是天生的灵性吧!小时候,我父母从来没有打骂过我,或者逼我练琴。所以我一直保持着很喜欢的这种心态。从小父亲弹琴,我唱歌,非常有意思,童年时光总是在音乐和艺术中度过。父母会在家里举办活动,孩子们都要表演节目、创作节目,从小培养创作力。

《申》报: 和别的民族乐器相比,琵琶为什么会吸引到你?

赵聪:我总是觉得琵琶是非常有灵性的乐器。它的表现力在民族乐器里是最丰富、最完善的,音色也非常灵动。大家可以看到,在敦煌壁画里,它可以变成法器。我发现琵琶有着小精灵的那种感觉,弹琵琶的女孩都会越来越漂亮。琵琶的音色可以穿透一切,直抵人心。虽然它不像拉弦乐器那么具有旋律性,但可以通过我的演奏弥补这—点点的问题。白居易写过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,当我把清脆琴音连在一起,它就像珍珠—样闪闪发光。